

热点聚焦

短视频一跃成为第二大图书销售渠道,几乎击穿出版行业折扣底线

零售赛道越来越“卷”，对书业究竟是好是坏

■本报记者 许畅

刚刚过去的2023年,短视频渠道一跃成为仅次于平台电商的第二大图书销售渠道。昨天,有业内风向标意义的2024北京图书订货会拉开帷幕。北京开卷发布的《2023年图书零售市场年度报告》显示,去年短视频电商依然呈现高速增长态势,同比增长70.1%,成为带动整体零售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。与此同时,短视频渠道几乎击穿了图书行业的折扣底线,一些直播间里,许多书“9块9包邮”,甚至“1元贱卖”。

报告数据表明,2023年图书零售市场码洋(图书定价总额)同比增长率由负转正,恢复增长态势,同比上升4.72%,但零售市场的实洋(实际销售金额)同比下降7.04%。和码洋的正向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。这一差距背后直接指向折扣的变化,2023年图书零售折扣从2022年的6.6折下降至6.1折。卖得多,却不一定赚钱——当零售赛道越来越“卷”,对书业究竟是好是坏?

“1元贱卖”伤害了谁

近日热文《董宇辉个人号首播,半个书业都在蹲守他留给图书的20分钟》下有条评论:“为啥这标题看着就很心酸”……“扎心”留言背后,

是出版业“苦直播间低价久矣”。

此前东方甄选App会员店因“5000本好书1元领”引流事件争议不断,直戳从业者痛点,让众多出版人五味杂陈。清睿文化创始人陈垦公开“炮轰”此举——“这个事情不在于金额大小,而是更深远恶劣的影响。只会靠突破底线的低价竞争的互联网商业逻辑是国人之耻。”有网友表示:“谷贱伤农,书贱伤作者、译者、编者、编辑、营销、封设、校对、印刷、发行、书店员……图书的文化价值不应被如此轻视。”

直播电商时代的来临,让“破价”似乎成为日常。类似“9块9包邮”兜售喊多了,书籍很容易被贴上廉价标签。随着低价一路“破防”的,是爱书人的尊严与信念,还有从业者的市场信心。有资深编辑直言,如果整个行业都被“低价卖书”这辆“战车”捆绑拖着走,出版人的创造积极性以及内容产出的高质量追求,都恐遭严重损害。

也有声音认为,“1元卖书”本质上是送书,是出版方与电商平台资源置换和相互引流营销手段,不必上纲上线。但置换背后,一些主播以低价卖书赚足了噱头和流量后,再用这批低成本、建立在出版行业之上的流量,带动客单价更高的商品,卖书成了彻头彻尾的噱头。无底线比价和对大众消费习惯的媚俗,只会变本加厉压缩图书行业本就严峻的生存空间。

“虚假繁荣”带不来长尾效应

业内观察指出,直播间给图书零售市场带来的一大显著变化是头部效应愈发明显——销量前1%的品种能为市场贡献近60%码洋,销量前5%的品种能为零售市场贡献80%以上码洋。

但“高贡献码洋”不等于“长周期热销”。北京开卷常务副总裁杨雷表示,虽然在短视频渠道销售比例高的品种增多,但从销售生命周期来看,新书在短视频电商渠道的销售时间更短。只销售1个月的图书品种占比达16.4%,首次动销6个月后就不再动销的品种占比超60%。

换言之,图书出版的困境,并未因直播电商飞速发展发生根本性改善,短期销量上涨的“虚假繁荣”并未真正带来长尾效应,而是留下一地“即卖即抛”式焦虑。尤其是少儿图书,占据了短视频渠道码洋比重近40%。但出版人依然无法割舍这一阵地,更深层次的隐忧在于,出版行业主观上很难改变定价机制,也缺乏谈判优势和能力,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为什么不少图书有了越来越多销售渠道,但出版机构的利润却越来越微薄。

除了收益不确定性,短视频卖书自身内容生产也鱼龙混杂。比如,一些博主并不花时间选书读书,依赖“套路”借挪搞抄梗概简介,加上

情绪化标题,如“让你脱胎换骨的小说不能不看”“20岁女生最应该读的书”等,高度雷同的文案能否吸引真正的潜在读者不免打上问号。

让小众书也有“能见度”

有编辑UP主坦言,童书、鸡汤励志类书籍对自媒体人来说更易起号,利润空间大。相对冷门小众的人文社科类图书,内容有门槛,有兴趣的读者市场有限。如何真正跳出简单的价格促销,从用户需求层面有所创新,从而进一步撬动垂类产线的市场增量发展?

在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年阅读风向推介会现场,该社营销部主任丁丽洁认为,读者在流量时代下的买书行为和心态产生了变化——以往是非大促不买,如今则是“种草”成功便下单。“种草”不分线上线下,更在于“你是不是懂我的需求”“是不是长在我的审美上”。因此,除了头部“金字塔尖”博主动辄一场直播卖出几千甚至数万册图书,分布在抖音、视频号、小红书、B站的更多“腰部”读书博主,逐渐成长为阅读推广的中坚力量。

不少博主更希望通过阅读服务构建美好生活,让用户感到花在一本书上的每段时光都值得。前年开始做直播的“大刘读书”积累了10万多粉丝,“数量不算头部,但黏性够强,很多一年

以上的老粉,互动深入”。他也不回避难点——“粉丝购书越来越理性,读书博主越来越难做。”比起卖书数量,令他更有成就感的是挖掘出《批判性思维》《毕路维艰》等一批小众图书并加以个性化讲解,在知识传播领域寻求深度与易读性的平衡,显著提升了冷门书籍“能见度”。

“只有写书和做书的人远远不够,还得有人能说出它们的好处,并把好书送到合适的人手中。”读书博主“编辑渡边”形容自己是“书的信使”,去年他在B站介绍诺奖得主古尔纳和科尔姆·托宾《魔术师》的视频播放量都超10万次。“本以为纯文学内容不会有太多人看,但收到了很多正向反馈和感谢私信,说因为看了我的视频,燃起了读某本书或喜欢上某个作家的兴趣,成就感油然而生。”

不难发现,越来越多博主从读者真正的需求切入,看重对书籍重点、难点、价值的讲解,而不仅仅以佣金或促销节点为出发点。博主“少说话多看书”主推图书盲盒,读者可以像“点菜”一样描述阅读需求和困惑,他提供开书单“定制服务”。“之前也有出版社、实体书店做图书盲盒,多少带有自救意味,或兼具宣传属性,追求的是标准品,实现流程标准化,从而降低成本。”但他更侧重挖掘用户个性化需求,“效果也很明显——受众成交意愿强,阅读交流互动指数和复购率更高。”

■本报记者 卫中

“放过翻译题材吧,本人是翻译工作从业者”——在日前开播的《我们的翻译官》评论区,一条评论获得了高赞。然而,根据某第三方数据监控平台提供的数据,《我们的翻译官》播放热度仅次于《繁花》,位列第二。

一边是观众吐槽不断,另一边是该剧播放热度不低,某种程度上说明虽然已经时至2024年,职场剧拍不好现实职场与人际关系、给人强烈的“悬浮感”的现象依然突出。在这类题材剧中,事业和爱情本应是相互促进、螺旋攀升的效果,但“换个‘皮’谈恋爱”的痼疾始终没有根治。对于这种现象,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李磊曾撰文指出:问题的关键在于影视创作者对所涉行业一知半解,缺少深度,强行植入脱离现实的矛盾冲突。

熟龄男女的情感拉扯为剧集加分

破镜重圆式的爱情故事,是不少观众的“心头好”。《我们的翻译官》讲述的故事就是这个类型:八年前,林西为了完成母亲的职业梦想,放弃了与肖一成的爱情,逐渐成为一个声名在外的资深翻译;八年后,肖一成已经是一家开发人工智能翻译系统的公司的首席技术官,并且意外成为林西的“甲方”。于是这种交织着事业纠葛与未断情缘的关系,让两个人所立之地立即成为“修罗场”——外人以为“初次见面”的肖一成、林西,每一句看似普通的对话,实际上都暗藏机锋,充满了讽刺和攻击。但越是这样的互相针对,越是暴露出彼此都还没完全放下:肖一成发现林西身体不舒服,默默为她点了菊花枸杞茶,还关餐厅后厨做菜时“沸腾鱼片里不要放辣”;而林西听说肖一成有个儿子后,控制不住的失落、慌张情绪也表明她内心的不平静。越是成年人,对感情的表达就越是克制。尤其是两个在各自事业上有所成就的昔日恋人,重逢之后明明旧情重燃,但谁都不愿率先低头,这样的情感拉扯让不少观众看得很“上头”。“我承认我很土,爱看这种破镜重圆。”

很显然,《我们的翻译官》把不少传统恋爱剧的套路又重新用了一遍,例如男女主角因为错误的理由分手,又在正确的时间相逢;重逢之后的30秒,观众就已经知道两人必将和好,几乎没有新鲜感。但因为男女主角将外冷内热、嘴硬心暖的人设立住了,以及两人之间唇枪舌剑的互怼所带来的轻喜剧效果,为剧集加分不少。正如一名网友所说,如果是对职场内容的硬伤敏感度不高的人来说,该剧或许有点“好嗑”。

“不职业”的细节影响作品观感

由于律师、医生等专业化程度高、具有较高职业魅力,容易吸引观众的注意力,因此往往成为职场剧优先遴选的书写对象。但同时,这类题材剧在剧情、角色设定或表现方式上与现实职场情况相差较大,给观众一种不真实、不接地气的“悬浮感”,因而长期饱受诟病。时间已经到了2024年,《我们的翻译官》仍然未能突破瓶颈,未免让观众感到失望。

毕竟,通过职场剧对相关行业有一些基本认识,也是观剧的乐趣之一。但如果创作者缺乏细致准备,暴露大量“不职业”的细节,则直接影响观众对作品的观感。例如林西以翻译身份出席酒会时穿着短裙,立即有观众在弹幕上指出:“本人是翻译,我们的着装礼仪是裙子超过膝盖。”为了表现出林西翻译水准的高超,剧中刻意安排了现场嘉宾听到她的同声传译后交头接耳、交口称赞的画面,让现实中真正的翻译尴尬了:“不至于这样,导演大可不必这么夸。”

如果说职业着装上的不得体是因为创作者疏于考证,那么凭借想象而强行制造出的戏剧冲突,更是削弱了人物专业能力和职场经验的可信度。例如肖一成为了展示产品性能,突发奇想地要求林西与机器翻译进行现场比拼;而“职业经验丰富”的林西,对这种临时加码、明显超出工作任务范围的要求竟然也轻易答应下来。现实中,如果甲方想让乙方增加额外的工作量,甚至是押上乙方的职业声誉作为宣传自己产品性能的踏脚石,显然需要双方充分的提前协商。但在《我们的翻译官》中,被描述为“人中龙凤”的男女主角如此幼稚、儿戏地对待自己的事业,难免让观众发出质疑:“找个真的翻译问一下就知道不会发生这种事。”

业内人士直言,创作不能仅凭对某种职场的想象,而应潜心进入所要描摹的职业中观察、调研,才能提升剧情与人物的真实性与可信度。



尽管观众吐槽不断,《我们的翻译官》播放热度不低。

跨越千年,他们为古文字“断案”定身份

破译一个字奖10万元,复旦大学三位学者获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奖,居全国首位



陈剑解释,殷墟甲骨文中以前完全不认识的两个等形的字(上图),就是旧已识之“微(彻)”字古体(下图)另一种写法。(受访者供图)

第二批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一等奖得主陈剑(画面中央者)在获奖情况介绍会上作交流分享。坐在他左侧的依次是谢明文、蒋玉斌。

本报记者 范家乐摄 制图:冯晓瑜

■本报记者 吴金妍

破译一个字奖励10万元,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员蒋玉斌在6年前凭借对甲骨文金文“蠢”字的释读获全国首个10万元奖励。昨天,第二批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获奖名单公布。该研究中心教授陈剑凭借对甲骨文金文的“微”字异体考释捧回第二批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一等奖,同获10万元奖励;副研究员谢明文凭借对“揭”字异体考释捧回二等奖。至此,该中心已是全国获得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奖最多的科研机构。

文字释读是古文字学中最基础,也是最具难度的工作。放眼全球,这一研究的核心圈不到百人。对该中心的学者们而言,拿奖并非最终目标,“作为学者的荣誉感超越一切”。该中心的所有老师都期待着,有更多青年可以投身这项有趣的事业,采铜于山。

“释出一字好比发现新行星”,高奖励背后是高门槛

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位于光华楼西主楼27层。这里往来的师生不多,但每到深夜,自习室里总亮着灯光。

和玄妙奇诡的甲骨文对话是一种怎样的体验?这些古文字研究者说:这项研究复杂又纯粹,复杂在于需要根据文字的形、音、义的流变抽丝剥茧,不断接近真相,仿佛“断案”;纯粹在于即便钻研多年,从已知推来未知,也常常是用力多而成功少,但乐趣亦在此。

2016年,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布通告,对破译未释读甲骨文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,单字奖励10万元。今年公布了第二批优秀成果。

“甲骨文考释并非简单看图说话,仅凭想象就能说服他人。”在陈剑看来,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,是一个比时间、比体力、比脑力的“竞赛活动”。简言之,这是一项高门槛的研究。其中甘苦远非一字万金所能概括。

“自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来,学者探索到存世周甲骨在16万片以上,已发表的8万多片,上面共发现不重复的单字近4000个。其中已识字大约是1160个,不到三分之

一;仍有2000多字有待破解,其中大多都是难啃的‘硬骨头’。”蒋玉斌介绍,学者过去强调文字考释的重要性和难度,所谓“释出一字,好比发现一颗新的行星”。

比如,由于时代久远,有些古文字与后世汉字的联系已经十分隐晦,难以寻绎。就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来说,多数契刻在甲骨上,不同刻手的刻法也会造成字形的个体差异,为后世考释者增加了难度。古文字学者要做的,不仅是考释出古文字的读音,还要读懂它的含义,用文章将一个字解释清楚。

陈剑说,古文字研究是“你付出过多少努力,看了多少本书,研究到什么程度了,文章写出来大家一读便知”。也正因此,“买书、看书、写书”这三件事,是整个中心学者学术生活的共同点。

做古文字的今世知音,跋涉万难在所不辞

要对一个古文字“完全考释”,是极难的事情,而要做古文字的今世知音,研究者除了要攀峰越岭,更要勤奋自励。

谢明文出生于1982年,却是同事口中的“老谢”。原因就藏在为科研的争分夺秒中。这还得从中心的著名学者裘锡圭先生说起。裘锡圭先生是近几十年考释重要古文字最多的学者,从前,每当同事在水房遇见他打水,总会自觉地让他先打,只因“老裘时间紧”。这一度传为佳话。而谢明文对时间的珍惜,在同事眼中堪比裘先生,于是也被大家称为“老谢”。陈剑说:“久而久之,就连裘师母,都叫他老谢了。”

其实,这种忘我研究、不断学习是古文字研究的常态。虽“用力多而收获少”,但学者们乐在其中。陈剑走路时总是戴着耳机,只为听朗誦的古书典籍。古代早期知识大都口耳相传,在听古书诵读中,他揣摩体会古人的语感,了解古人的用字、用词习惯,培养对古书的感知和熟悉度。陈剑回忆,读博期间,半夜里突然灵光一现也是常有的事情。于是,他的床上总少不了一根铅笔。每当灵感“突袭”,他就会立刻在墙上记录,待到天明再细细整理。正是日复一日的坚持,才有了如今的成绩。

陈剑感慨:“当终于取得突破后的成就感、满足感带来豁然开朗和欢欣畅意,之前跋涉书

海的艰苦历程,就显得微不足道了。”

越往后越难的“冷门绝学”期待更多青年加入

古文字学,在整个汉语研究中又称“小学”,也被称为“冷门绝学”。即便是从事研究的专家,也直言这是一门清苦、需要久坐“冷板凳”的学科。

譬如,为了研究一个字,学者们常常需要解释一串字,需要调用毕生所学,兼用语言学、历史学、考古学等综合知识背景,架起一座从已知到未知的桥梁。陈剑说,为了一个字,一篇文章写两三年,写上几万字,再寻常不过,“如果缺乏兴趣,缺乏持之以恒的毅力,很难取得新突破”。

他也坦言,随着不断有古文字被释出,这是一门越往后难度越大的学科。也正因其难和苦,学者们最担心的,莫过于学术研究的断层。

从“冷门绝学”到生机勃勃,复旦大学一直在努力。有别于大众对古文字研究埋首故纸堆的刻板印象,复旦大学的古文字学正成为一门有生机、有温度的“新兴学科”。譬如,中心大力发展计算古文字学,通过跨学科合作,让这门古老的学科焕发新的生命力。

2023年2月,中心3位90后博士打造的“缀玉联珠”甲骨文缀合信息库上线。库内集合6400余条现有信息,为研究者省去了大量查阅资料的时间。当前,中心正抓紧筹备甲骨文著录信息库。又如,自“强基计划”启动以来,中心进一步优化学科体系,新增十门本科课程,还进一步提升了研究生教学质量。

在陈剑看来,对个人来说,选择做学术研究的同时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。“做古文字研究,或许不能发达富贵,却能收获滋养一生的宝贵品质,譬如认真细致、一丝不苟的习惯,譬如勤勉求真的性格。”陈剑说,这些品质都是他从裘锡圭身上感受的。

“认真认真做学问,老老实实做人,尽心尽力帮学生。”这样的思想正在传递给更多人。如今,在古文字学中心已有18位研究人员,70后、80后有13位,是团队的研究主体和中坚力量,其中8位是在中心读博后留校工作。这支不断吸纳新鲜力量的队伍,还在吸引更多青年继续创造与古文字对话的更多“奇迹”。

《我们的翻译官》播放热度不低但引发吐槽不断

职场剧创作不应仅凭想象